

论张九龄山水诗的内涵及诗史意义

姜朝晖

(甘肃政法学院 人文学院,甘肃 兰州 730070)

[摘要]从魏晋山水诗开启,到山水之作发展到王维、孟浩然掀起创作高潮,张九龄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因外放遭贬谪而寄情山水,张九龄对前代诗风深入学习借鉴,其山水行役之作有了谢灵运凝重的风格;山水景致是传达心境的媒介,对山水的感悟和描摹,便不再是简单的铺陈,而成为一种心境的表现方式。诗歌山水美景与心境相合,曲江之诗也有了王维神韵;得山水之助,曲江山水诗歌清新省净,清澹典雅,古朴沉郁,形成特有的明秀清澹之风。

[关键词]张九龄;山水诗;清澹风格

[中图分类号]G251.6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20-0078-03

张九龄为玄宗开元朝最后一位贤相,其为人耿直,为官清正,放言议政,喜论得失,终遭谗言罢相。张九龄之罢相,李林甫之为相,也标示了大唐开明政治的结束。张九龄是唐朝著名诗人,《全唐诗》收其诗三卷,共218首。其诗内容丰富,风格淡雅,意境纯美,尤其是《望月怀远》一首,成为传世佳作。诗歌起句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,景阔大而雄浑;而结尾“不堪盈手赠,还寝梦佳期”,情真挚而深沉。张九龄为诗直追陈子昂兴寄风骨理论,其12首《感遇》诗,一篇一咏,寄寓比兴,抒发情怀,成就颇高。张九龄为政生涯中有过两次外放经历:一次是开元十五年春,出为冀州刺史,改洪州都督,转桂州都督,充岭南道按察使;另一次是因李林甫排挤,被贬为荆州长史。期间,张九龄写出了许多吟咏山水的诗歌,对唐代山水田园诗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。从晋宋山水诗兴起到盛唐田园山水诗形成潮流,张九龄在其中起了过渡承接作用。细读其诗,我们会发现,曲江山水之作既有大谢之风,又开王维一派。

晋宋之际,文学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,即“庄老

告退,山水方滋”,文人失意便隐居林泉,寄兴自然,以示高洁;高门失意也会退居庄园,游山玩水,以显脱俗。因此,文学作品渐渐有了描绘山水的内容。宋初,士族出身的谢灵运,“自谓才能宜参权要”,刘宋王室对他的不信任,使其执政之壮大理想不能实现,常怀愤懑,抑郁不平,于是放怀山水,游玩享乐,“所至,辄为诗咏,以致其意焉”。其诗作以山川景物美景为主题,在玄风日炽之时,诗风枯燥平淡之际,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“每有一诗至都邑,贵贱莫不竞写,宿昔之间,士庶皆遍,远近钦慕,名动京师”,由此,开创了山水文学这一新的流派。谢灵运对自然景物观察仔细,才学又高,善于熔铸词汇,他的山水诗刻画工细,色泽明丽,典雅华美,显得清新生动。而张九龄的行役山水诗正是融入了大谢特点,形成了自己清澹自然的风格。从他的大多数诗歌来看,其是“以大谢式的沉厚凝重的风格另立一宗”,谢诗在描摹山水景物时,善于铺排,写景层次密实繁复,往往是随行程而移步以换景,使眼中景物有了动态,又在变化美丽的景中表现自己悟出的玄理。如

[参考文献]

- [1]宋·朱熹.诗集传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 赏析[J].辽宁教育学院学报,1996,(4).
- [2]杨效知.古诗十九首鉴赏[M].兰州:兰州大学出版社,1992. [5]侯佩锋.“牛郎织女”神话与汉代婚姻[J].寻根,2005,(1).
- [3]徐明著.魏晋南北朝小说[M].济南:泰山出版社,2007. [6]王帝.牛郎织女神话传说及其演变[J].贵州文史丛刊,2006,(1).
- [4]邱广君.牛女故事寄思情——《古诗十九首·迢迢牵牛星》

大谢之《从斤竹涧越岭溪行》，诗歌将斤竹涧越岭沿溪步行时所见景物一一道来，由此感发怀人之情。而在张九龄的《彭蠡湖上》可以看出其相似之处：“沿涉经大湖，湖流多行洑。决晨趋北渚，逗浦已西日。所适虽远旷，中流且闲逸。瑰诡良复多，感见乃非一。庐山直阳浒，孤石当阴术。一水云际飞，数峰湖心出。象类何交糺，形言岂深悉。且知皆自然，高下无相恤。”诗也是随游程而换景，由清晨写到黄昏，最后又以极似玄言的感悟来收尾，景、理融合一体。故其山水诗在结构上有承袭谢灵运厚重的一面。谢灵运诗歌语言雕琢精深，声调生涩，因深奥读来拗口，且喜用连绵词。而张九龄的诗歌中也有此倾向，如“巫山与天近，烟景长青荧”（《巫山高》），“极远何萧条，中留坐惆怅”（《九月九日登龙山》），“山城本孤峻，凭高结层轩。江气偏宜早，林英粲已繁。余滋含宿霭，众妍在朝暾。拂衣释簿领，伏槛遗纷喧”。（《岁初巡属县登高安南楼言怀》）故有人认为，把它们放在谢诗中，也难从中分出。从当时诗歌风尚来看，尤其是写景方面，经沈佺期、宋之问、张说，已流行清淡之风，而其学习大谢凝重，究其原因，可能和张九龄早年的学习、继承有关。就京洛文化中心而言，曲江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，对于流行时风的接受慢了一拍。张九龄对于前代的文学看重于两汉魏晋，风骨兴寄之气也会不自觉地体现在山水作品中，用词的厚重艰涩也就成为学大谢的特点。

作为受人钦慕的文学大家，张九龄没有局限于承继和模仿，在进京为官期间，和张说等人的交往，使他的诗风也渐向“流行”靠近，宫廷游赏中也写了吟咏庄园诗歌。时贬谪行役之作中山水与情感的交融，加上描绘吴越山水风光诗歌的流行，使张九龄的山水之作通融各人所长，渐形成自己清澹风格。

张九龄的描摹山水之作主要有两个类型，一是于宫廷游宴中，写别墅山庄之景；再是贬谪之后写行役所至之处的山水风光。从内容上看，后一类的诗歌艺术成就及思想感情胜于前者。如《初入湘中有喜》：

征鞍穷郢路，归棹入湘流。
望鸟唯贪疾，闻猿亦罢愁。
两边枫作岸，数处橘为洲。
却记从来意，翻疑梦里游。

郢路漫长，湘流不断，诗人行将至家，心如飞鸟，惟盼疾速，闻之生愁的猿声，在归家的喜悦中也不再觉得悲苦了。两岸无边的枫树、橘树给归来的心情里又涂抹了明丽的色彩。昔日曾从此处过，今日再经旧路，别家时的愁绪恍若梦中。感叹是不经意的，却也有了让人回味的意韵。诗歌风格清雅，委婉含蓄。而《耒阳溪夜行》则将夜晚景物表现得无比清幽，景中蕴涵的情致也是淡远而深长：“乘夕棹归舟，缘源路转幽。月明看岭树，风静听溪流。岚气船间入，霜华衣上浮。猿声虽此夜，不是别家愁。”山溪曲折，愈转愈幽僻，远处，月下的岭树和船头的诗人一样是静默的，仿佛也怀藏着无尽的心事，而溪流的潺湲声又好像诉说着衷曲。月光之下，山岚之气与似有而有的霜华暗暗浮漾交融，两岸哀猿的啼鸣与丁冬的溪流声时时应和，传达出诗人“不是别家愁”，难以一一道明的心迹。此类诗歌还有很多，如《溪行寄王震》：“山气朝来爽，溪流日向清。远心何处惬，闲棹此中行。丛桂林间待，群鸥水上迎。徒然适我愿，幽独为谁情”。“归舟宛何处，正值楚江平。夕逗烟村宿，朝缘浦树行。于役已弥岁，言旋今愜情。乡郊尚千里，流目夏云生。”（《使还湘水》）诗歌赋景或清幽或明丽，体现出其清澹自然之风。

胡应麟《诗薮》言及曲江之诗，认为“首创清澹之派”。陶文鹏也对此有过阐释，认为“所谓清澹，即清新、澹远，不仅指所写的山水景物形象新鲜脱俗，色彩素淡而有神韵，而且更指诗中有深远的情思、意蕴，悠长的韵味”。这些清澹自然风味的诗歌，不但意境优美，且情景融合，已有盛唐王维的神韵。同是写山水，曲江遭贬而寄情于山水，与王维隐逸寄情山水有本质的不同。文人每有贬官，被贬者行动会受到限制，甚至生命也得不到保障，因而对他们打击极大。被贬者心理上会有失落感，精神上也有受到伤害的阴影。于是，贬谪作品中有悲愤不平，有孤独寂寞，有凄楚忧伤，也有对生命的执著和对于理想的追求。张九龄的贬谪之诗，在山水的赏观中，表现出了心境闲逸超脱的一面，在山水领悟中，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，表现出洒脱的一面的同时，也隐现出其不能释怀的愁苦，使其山水诗有了个性色彩。如《临泛东湖》一诗，在作者眼里，景是优美怡人的景：“乘流坐清旷，举目眺悠緬。林与西山重，云因北风卷。晶明画不逮，阴影镜无辨。晚秀复芬敷，秋光更遥衍。”泛游可能是为了解忧，但是，人虽泛

游湖上,美景一一从眼前映现,心绪却没有随云舒卷,没有融入这明丽景色中,反而想到了自己的境况,有了遭贬的失落感。“万族纷可佳,一游岂能展。羁孤忝邦牧,顾已非时选。梁公世不容,长孺心亦褊。”忠心反遭黜落,一种被抛弃的愤闷、压抑之情隐现诗中。于是,诗人有了退隐避祸之念:“永念出笼系,常思退疲蹇。岁徂风露严,日恐兰若剪。佳辰不可得,良会何其鲜。罢兴还江城,闭关聊自遣。”古代士人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,善于在自然山水中寻求解脱。张九龄为人正直,忠勇敢为,一旦遭贬,也是转入山水景物中寻求排遣,表现了与封建社会士人共同的心态。如《三月三日登龙山》:

伊川与灞津,今日祓除人。
岂似龙山上,还同湘水滨。
衰颜忧更老,淑景望非春。
楔饮岂吾事,聊将偶俗尘。

眼前明为春景却言“淑景望非春”,只因登龙山的“楔饮”并非心中所愿,随俗的游乐中更多的则是对年华的感叹。可以看出,曲江之景纯粹是以心境写景。《在郡怀秋》(二首)更是遭贬情绪的外化:叹老嗟暮,抑郁不平,对朝廷愚忠不辨的忧愤,乃至暗生的归隐退居之心全部融合滋生,情景也通融一体。而这些心境相合的诗歌,语言清新明丽,典雅古朴,已经没有了大谢的繁复深涩,渐渐显露了王维的清秀流畅。其实,对山水的感悟和描摹,不再是简单的铺陈,而成为一种心境的表现方式,可以说曲江之诗已向王维靠拢了,有些诗歌也写出了与王维

诗歌相近的意境,如《晨出郡舍林下》:“晨兴步北林,萧散一开襟。复见林上月,娟娟犹未沉。片云自孤远,丛篠亦清深。无事由来贵,方知物外心。”虽写晨游,但意境和王维的“松风吹解带,明月照弹琴”相似。细较之,曲江自我意识更浓,无处不在,虽表现了悠然自得的情致,却显得直白。而摩诘之诗自我情趣和自然景致融合得天衣无缝。因为个人遭际不同,心境不同,张九龄和王维对山水的态度也不一样,在曲江诗中,宁静山水中蕴涵着寂静和清冷。如《西江夜行》:“遥夜人何在?澄潭月里行。悠悠天宇旷,切切故乡情。外物寂无扰,中流澹自清。念归林叶换,愁坐露华生。犹有汀洲鹤,宵分乍一鸣。”野旷接天宇,月下的思乡之情和流水声相伴相生,露水生寒,愁思暗涌,桨声惊动的鹤鸣声划破了寂静天空,也让人心悸不已。其笔下景致清冷,没有王维诗歌的宁静淡远,因心中愁绪的郁结,也就少了王诗的生机和空灵。胡应麟在认定张九龄诗首创清澹之派的同时也认为:“盛唐继起,孟浩然、王维、储光羲、常建、韦应物,本曲江之清澹,而益以风神者也。”可见,因为后者的承续与发扬,在盛唐的诗坛上才迎来了书写山水的高潮。

山水是心灵的寄托,作为孤高忠志之士,张九龄两次外放中也把自己心境的视角转向了美丽山水。得山水之助,诗歌清新明丽,清澹典雅,古朴沉郁。有的诗学谢灵运而得其凝重;纯以心境写景,诗歌又有了王维的清秀流畅;对自身遭贬境遇的纠结不能超拔,使其诗少了淡泊和空灵。从魏晋山水之兴到盛唐山水诗作的高潮,张九龄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清·彭定求.全唐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1.591,573,565,566,567,589,588,569,581,576,584,605.
[2]王运熙,周锋.文心雕龙译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.43.
[3]宋·沈约.宋书·谢灵运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1754.
[4]葛晓音.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

1998.88.

- [5]明·胡应麟.诗薮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35.
[6]陶文鹏.清思妙笔妙画活水——读张九龄山水诗札记[N].光明日报,1987-3-24.